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總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八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54/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八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八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歲寒堂初集五卷存稿不分卷(二)

〔清〕林瑒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武林還讀齋刻本

一

天香閣文集八卷詩集十卷詞集六卷附碎玉合編二卷

〔清〕唐之鳳撰 附 唐寅撰 唐德遠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三年刻本

一一三

笑門詩集二十五卷

〔清〕戚珏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五年林任刻本

四二一

偶存草詩集六卷

〔清〕林蔭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刻本

七一六

歲寒堂初集五卷存稿不分

卷(二)

〔清〕林璐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武林還讀齋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歲寒堂存

稿一卷》提要

歲寒堂存稿序

歲庚申僕與林子鹿菴定交西陵寓舍
出歲寒堂一編相質問別去凡五載林
子更刪定前後諸作名之曰存稿而郵
書屬僕序嗚呼僕惡能序林子哉昔者
林子之言曰富貴利達我所不能主者
也文章

言也不能主者強求

倖致

不可得正復何益

所得主者順時俯仰若授其權於人伺
其好尚以立言亦復何益又曰今日文
章之壞不在縉紳而在布衣又曰達如
嗣宗沉醉六十日能辭婚而不能辭牋
直如退之佛骨一表山峙岳立而不能
不乞憐於潮州借古証今文人下筆最

難去諂僕嘗嘆息以爲名言林子欽崎
歷落淡嗜慾寡交游年至五十忽作詩
古文辭雄視海內僕嘗詢今日文章何
人最佳輒曰魏禧不諂累於酬應其人
其文吾師也嗚呼布衣不諂正極難耳
昔者大司馬鄴園李公鎮浙時見林子
文章介似

序僕笑謂林子李公

勲伐遠過梅林

聖朝不侈祥瑞無煩草白鹿林子亦大笑
別去不兩月遙歸訝其太速林子曰李
公一代偉人已望見丰采吾憶故園菊
暫歸耳故其爲文峻潔高超如騰空天
馬不受羈勒世有以古名家相比擬者
瞠目直視曰吾豈襲古人牙後慧哉遇

忠孝廉節喜溢眉宇激揚闢發儼如虎
頭龍眠助其筆端有色有聲令人或歌
或泣或髮上指冠或低頭頰首咸嘆爲
絕倫超羣先王考河間公仰附名筆亦
得藉以不朽僕攜家傳至邗溝乞言於
水叔一見林子文辭曰某無以加此托
其友曾止山強之始屬草文成復貽書

序三

報林子曰某卧疾客邸必不起以不得
見君爲恨江左起衰端在子矣兩人後
先服善如此今者水叔墓已宿草獨林
子抱膝丘園甘貧著述雄文傲骨聊借
斗酒銷其塊壘縷縷數行姑當報書以
誌區區故人云爾若云元晏則吾豈敢
肯

康熙二十有三年歲在甲子清和四月

闕里弟顏光敏謹序



歲寒堂存稿

同學諸子論定

錢唐林 琳鹿菴著

書

癸未擬請闕上弭盜書

年月日下詔求直言錢唐章莽臣基謹再拜上書皇
帝陛下臣本東南少年不識忌諱竊怪洛陽賈誼當
漢孝文皇帝時海內又安兵革不試妄自痛哭流涕
長太息于天子之前此之抱火厝薪而寢其上火未

歲寒堂存稿

卷

及然因謂之安今火已然矣燎原之勢危如累卵戊
辰元年延安盜起沿至于今十有六年屠名城燬親
藩蹂躪豫楚川陝山東西以及于江北震驚陵寢中
原幾無乾淨土陛下青衣辦事日夜焦心勞思望之
臣工者惟滅賊是急頃者保定撫臣徐標入對陛下
對之歔歔泣下此時在朝在野應有忠義激發佐陛
下敵愾枕戈待旦迫不得暇乃四海之大卒寂寂無
一人此臣之所以痛哭流涕明知無濟而不得不爲
陛下效一言也陛下所倚以辦賊者內不過宰相樞

臣等不過督撫將帥監司守令而儲糧積穀整器械惟
司徒司空是亟今之宰相樞臣督撫將帥監司守令
以及于司徒司空之情僞陛下閱歷細驗蓋已十有
六年中間又益之以宦官而賊日益熾今且蹂躪畿
輔蔓延邊方矣陛下將誰倚以辦賊乎今之批鱗折
檻之臣咸相率議陛下手除大慙曾幾何時而部署
行營財賦之地無不用宦官以此隳士氣墮軍心
黨中外以蒙蔽乎陛下故滅賊迄今無成功臣愚以
爲陛下愛宦官信宦官而不信廷臣萬萬無是理也
臣室之子坐遇憂危亦必引賊獲厮養相告語中間
豈無一二忠義可以捍災禦患而無如賢者少不賢
者多舉朝必阻陛下不用宦官慶陛下必不能臣愚
以爲陛下必欲用宦官而無虛中觀聽之法亦萬萬
不可廷臣之是非宦官能言宦官之得失即密勿大
臣不能言之非不能言也彼原有所不敢言又若陛
下退之使不能言且今之廷臣其賢者惡宦官爭坐
位文移拜跪之節其不賢者亦甚樂乎其有宦官也
有功同分有過同掩有陛下之意旨可伺陽與人同

其惡而陰與宦官比其私陛下縱神聖能一一察之
否耶且陛下以今之宰相樞臣爲何若耶宰相爲天
子統百官時危則以將將爲急若樞臣固專責也先
臣馬文升云吾爲吏部日心行天以內者日一遭吾
爲兵部日心行天以外者日一遭今者廟堂勝算卽
不獲萬全宜得十六七臣不暇遠引卽如先朝盜賊
竊發時一恒有憲宗時韓雍平藤峽盜樞臣王竑實
主之平鄧陽盜樞臣白圭親督之項忠平固原盜宰
相彭時商輅實主之武宗時王守仁平南贛盜樞臣
王瓊實主之陸完彭澤平河北盜宰相楊廷和費宏
樞臣何鑑共主之神宗時梁夢龍平土蠻盜曾省吾
平都蠻盜凌雲翼嚴正茂平嶺西盜宰相張居正實
主之此事之已驗者也古今人豈遠不相及乃近日
宰相樞臣隱忍蒙蔽調兵畫餉實無主見何陛下所
向以爲勇怯進退賞罰功罪行文書而已臣竊以爲
今日平章軍國止可爲陛下掌書記本兵方畧止可
爲陛下抄塘報陛下何異自爲宰相自爲樞臣陛下
止可兼宰相兼樞臣而不能兼督撫兼將帥而不得

不望戰于督撫將帥陛下聞臣此言亦必嘆息泣下而督撫將帥安肯捐軀誓死以報陛下方今之勢督撫畏將帥將帥不畏督撫以賜劍之靈事權不一各防一隅公座赫奕建牙吹角名爲諸道統帥而不能成合圍之勢如科臣常自裕所言者比年將帥莫勇于賀人龍莫強于左良玉人龍以疑死而良玉驕恣教不奉法臣愚以爲此非良玉之罪而駕馭之過也臣竊見用兵以來將帥一徹賊至則避其鋒賊去則尾其後其始也驅飢民以爲盜其繼也戮難民以充盜盜盜滿劫于前兵補刈于後民畏兵與盜等而不得不爲盜敗則潰兵皆盜修怨則解圍縱盜視督撫檄如兒戲委床下曾不問戮一弁劫一帥何則資其力以捍蔽曲爲下之陛下州知其情始出宦官將兵督戰臣固知陛下之萬不得已也而縱兵蒙蔽與督撫將帥等今者陛下赫然震怒誅一劉元斌而行營監督尚有數十輩元斌助督撫將帥卸過者在焉陛下能一一去之否耶且夫勦撫因時也宜勦宜撫各以其宜前數年督撫之有威望者未嘗不悉心辦賊

康樂堂存稿

卷四

四

功將成矣而從中牽制歇散者復蟻聚隙穴者復馮城後之督撫僥倖倖倖主撫宜勦而撫者始悞于楊勦再悞于陳奇瑜再悞于熊文燦楊嗣昌親鑒其失宜撫不撫而悞于華左入營之颺去宜勦不勦而悞于驅羣賊之入西蜀曩者孫傳庭縛聞王以獻俘誓不留一賊以遺陛下憂而悍帥叛兵今且震驚建業臣未嘗不痛恨於殺賊之無其人而弁追恨于死守者之無其人也將帥主戰監司守令主守守之力可以助戰戰之力亦可以堅守且夫村民之擒虜天王非師武臣力也霍氏之保寶莊非堅城也其效已見於當世矣自喪亂以來要城固守者十未見一二或者曰職士百萬監司坐鎮方隅藉以彈壓惟守令措餉是急臣東南人未諳中原之監司守令何如而謹以臣之所習見聞者爲陛下陳之今日之勢中原西北大用兵東南大轉餉軍興繁費核催科不問撫字陛下亦心知其樊而加練餉加勦餉日督累吾民一年方且遣廷臣趨餉更出宦官督察之陛下萬不得已之責內地督撫不知監司不知守令不知卽宦官亦不

康樂堂存稿

卷五

五

之知也。相率股民膏以肥私橐。臣親見十四年斗米千錢。縣令下倉。死于杖下者。頃刻十餘人。奸民伏山谷相聚爲盜。今幸諸賊漸次屠滅。楚豫稍稍寧戢。假令如當日。逸入江北。漸逼淮揚。江以南之督撫將帥。監司守令。遙聞賊勢。無論能戰而求能守者。亦不可得矣。土崩瓦解之形。不待智者而自知也。方今獻賊入川。闖賊入晉。賊之強兼并百萬。無過闖前之賊勢。分今之賊勢。聚分則退。賊之衝似易而實難。聚則搗賊之堅似難而實易。且聞賊用兵頗與舊異。賑飢民。

歲寒堂存稿

卷

六

戒殺掠。臨陣鐵騎三重返顧。則殺之戰不勝。馬兵伴北官兵乘之。步兵拒戰。馬兵繞而合圍。則又大勝。此我軍之所以易敗也。臣愚以爲備邊利于守。禦盜利于戰。今日大勢莫若反其道而用之。姑言守。弗言戰。以一二重臣塞潼關。扼漢中。以防其西突。再命一二重臣跨荆襄。控麻黃。以防其南衝。再以偏師屯廬霍。屯潯太。以防其逸出。再命重臣護河。以防其北渡。毋輕言戰。但使賊不得出。卽爲上功。何則。兩賊號稱百萬。彼兵亦人耳。糧餉芻茭。日以萬計。川東西據險自。

固。則有餘。安坐而食。則不足。兇山以西。多平原曠野。連年蝗旱。赤地千里。賊不能取。珠玉錦繡。以當食利。戰不利。守。陛下多應通侯之賞。以貳從賊。更下罪已詔。免天下田租一年。臣竊見陛下發帑金。必戒後補。東南之民力竭矣。大江以南。及兩浙江西。兩建兩廣。困于加派重征。有爲賊之形。而未成爲賊之勢。且此數省皆國家財賦地也。西北豫楚。苦于兵亟。須以休息安之。東南苦于餉亟。須以休息省之。陛下責爲天子。與富室殊。大內藏銀。將列祖列宗所積貯者。一一發出。豈不足當天下數年田租。計不出此。而猶讓昔日均輸捐助之說。大臣始之。宦官和之。此臣所以痛哭流涕。而不得不爲陛下告之也。上以鼓將士之心。下以作忠勇之氣。明知天子無私藏。不必假詔。令而捐助者。且于于焉而來矣。蓋捐助之說。發于下。則可發于上。則不可。假令誠如臣言。令天下之民俱得休息一年。令守令團練鄉勇。縣不得過百人。府合縣計之。不得過千人。簡練精銳。倡其勇敢。命能將領。之以地之遠近。分隸行營。或戰或守。以伺賊之變。譬如癰。

歲寒堂存稿

卷

七

症大潰之後。勢不得不用參苓朮以補之。而創亦可取次而漸愈也。亦明矣。陛下亟宜撤去宦官以信前說。臣嘗讀史。至唐室中衰。權歸宦寺。未嘗不反復嘆息。乃黃巢之亂。僑遷如僖宗。猶得假宦寺以召諸道兵卒。御門受俘。而陛下明聖。獨斷十六年間。羣臣朋黨如故。將帥欺玩如故。臣愚不識忌諱。竊以爲英主中興。其用宦官不及殘唐之爲宦官用遠甚。則又似陛下始終信之喜之。而終無以破天下之疑。陛下又何苦固執聖見如此耶。其相租固守。臣揣知時勢。必宜如此。故敢冒昧陳說。冀陛下霽威思之。虛中聽之以圖恢復。臣其無任席藁待命之至。

歲寒堂存稿

卷八

八

與唐蒼庭問病書

臘盡聞足下忽觀疾。歲朝相見面如死灰。足下少年下血不止。此本原之疾也。又數日聞疾日增。醫人滿戶。內一醫且颺言曰。唐君旦夕就木矣。或曰。飲酒過差。或曰。君多內癰。世之嫫居食乾飯者。又未嘗不病。君不幸有疾。人言交詬若是。夫醫多則意見錯出。君之身父母之身也。奈何以父母之身。謾之庸醫。而聽其寒燠強弱。以求速愈乎。某嘗謂人。不歷憂患。則一生飽食煖衣。便覺無味。人不遭疾病。則一身飲食居處。必多放縱。病臥枕上。當思病何由而生。則知病何由而愈。病雖危事。而從此可却。病未必不可不有。益于人也。頃聞足下度閣觀史。以消長晝病中讀書。恐勞神思。足下喜觀史。某竊謂千百年國家治亂。亦猶人身受病處。足下試一詳察。三代無論已。漢受病在母后。故諸呂作亂。朱虛侯同姓起而醫之。厥後吳楚反。醫者不察。并欲削未反者。延至成元哀平。王政君爲外戚宗主。而西漢之病遂不可醫。東漢知前代之受病。數傳而後。和偃貪立幼主。桓靈不君。黨錮之禍。其

歲寒堂存稿

卷八

刺元氣也。此武帝蹟武爲甚。始病于外戚。再病于宦官。再病于名外兵。而漢死。唐之病始。惟其聚應耳。後且釀成。華命。明皇親醫此病。而聚應再興。然府兵一去。藩鎮之強。不待女寵而知之也。肅代不能醫。德宗不信醫。憲宗能醫而不終醫。然後宦侍藩鎮交訐。而國死于盜賊之手。亦可悲已。夫漢之元氣強。唐不及漢。比宋爲強。至宋起節鎮。無武功以加海內。寬然仁厚。與民休息。始也元昊繼也契丹。病在肌膚間耳。安石欲以理財用兵醫之。黨錮再起。以爲治病。日以益病。至南宋如病痿。元氣益弱矣。北轅之禍。以必不可醫之病而適遇可醫之時。張韓劉岳武功可用。一秦檜遇之。僅存奄奄一息而已。身之受病。何以異是。魏冰叔云。青城之難。作于徽欽。而伏于熙寧之多事。煤山之變。不在甲申而在萬曆之養癰。病未深而脈先敗。僕嘗嘆息以爲名言。儒者倘出而醫國。必洞鑒古今之得失。然後緩急輕重。可以和劑治療。敬因足下治病而及之。聯白。

歲寒堂存稿

卷

卷

報祝子堅先生書

錢唐林 路 鹿 卷

錢唐去澁水一衣帶。不復而承函丈。姜子發至。再荷台教。若許僕爲可與言者。大集二種。名論卓識。石破天驚。想見八十老人。擲筆時。目光如炬也。僕生二十一年。爲皇朝乙酉。明季喪亡。略悉梗概。先生言言經濟。凡事從實處討論。一展卷而卽喜。先生之交友。則沈耕巖。茅止生。其人也。崇禎丙子。起武陵於苦塊。倚之辦賊。武陵姑以熊文燦爲嘗試。耕巖伏闕上書。黃漳海謂同列曰。此何等事。在朝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南都甫建。皖人與黨人獄。深陽亡命投止。始也與之同難。既也必不肯與之同樂。竄伏山谷。矢志不渝。君子哉其人乎。止生破家從軍。招集技勇。僕時幼小。未詳本末。北讀虞山。高陽行畧。譏其黨北王司馬。在晉懷續。關門復爲司馬。所逐高陽再起。祝師以二十七騎出東便門。又稱僅一芽元。儀誓死策馬。以從。京城開隔。賴元餒出。私藥募死士扣東便門。使守者尚知有通。止生慷慨丈夫。猶可想見。不應先後異同。若此。先生當必有說。僕聞劣無識。聞見拘墟。獨

歲寒堂存稿

卷

卷

罪先生此言最爲破的。移宮一事。平平無奇。鄭妃遲
二十日。而朝無橫議。選侍僅五朝。而噴有繁言。雖君
有長幼。然愚莫愚於信。王安激莫激於比。武后而不
知逆奄。此時已在傍。舌矣。楊左之死。豈伏於此。嗚
呼。汪直之罷。厥以商淳安一人爭之。而有餘劉瑾之
發難。謝餘姚數人持之。而債事大臣優劣於此可見。
至魏奄而大臣俱爲門生。義子復挾小人以擊君子。
雖百楊左亦何能勝。吾獨怪高陽視師。實出魏奄。彼
尚知綱繆戶。屬爲邊防。計何嫌於宵小。必訛言煽動。
歲寒堂存稿 卷四

曰。閣部將清君側。李邦華將爲內應。三人成虎。魏奄
不得不矯旨。詔守門奄曰。孫閣老入齊化門。卽鄉導
進來。而高陽卒以去。國可不悲哉。痛哉。人亦有言。周
文襄巡撫江南。數條上善政。而威之者王振分宜。雖
黜貨終助。胡襄懸下。優而惡之者。華亭穀房之屯獻。
賊逼賂朝貴而不受者。止武陵一人。後之君子是非
黑白。不可以小人而掩其善。不必比君子而匿其過。
今之修史諸公。未知能折衷盡當否。草書奉答。訛筆
及此。卽所賜教。

報魏冰叔書

瑤頓首。冰叔足下。遠辱賜書。并郵寄賢兄弟諸郎文。
集。慙慙懇懇。過蒙獎借。僕與足下相隔數千里。曾不
得一握手。一望見顏色。而足下負盛名。遊歷所至。賢
人君子。班荆邂逅。必有瑰偉奇特者。與足下相周旋。
驚下如僕。徒以片言隻字。慙慙於不謀面之人。謂可
托久。要伸肺腑。僕何人。斯何以得此於足下也。僕幼
讀晉書。每嘆一時清談玄解。資人牙慧。學者熟此。恐
長輕薄。然有忽然發聲。如一往有深情。終當爲情死。
歲寒堂存稿 卷四

等語。居恒結想。彼不知何所寄托。讀之若減。若沒。漫
無可解。及讀足下文。翻然有得。拍案大呼曰。人生於
情耳。營人不善。則曰無情。文不工。亦曰無情。夫然後
知情之至者。文未有不至者也。情至而文生。於是可
立言。可垂訓。可箴規。勉可對君父。可質鬼神。而足
下有之大集。源本忠孝。篤于師友。蒼瀟峭腴。每奏一
篇。如敵無大小。自握勝算。無疲弱之卒。無不破之壘。
士不安。有名於足下。益信僕衰年妄作。實無所得。以
當足下。比辱書來。正如孔北海。亦知有劉備。驚喜者。

再貧苦子。居骨月。凌替僕。尚不悟。戀戀敝帶。思挾襖。四方盡交天下賢人君子。而時會牽局。卒不果。數者歲戊午。曾一至貴省。遙望金精翠微。如在天半。是時入盱江試院。獻古文辭者。積克棟。忽見孔尚典史論。亟爲披讀。觀其弁言。署曰易堂魏某。夫遊足下之門者。師友淵源。驚才絕世。當不止孔君一人。而足下一門三君。孝友之風。溢於文字。情之所鍾。施及朋友。惜僕走盱江。而不獲見足下。今者足下已至錫山。而無山見僕。關里一傳。便作蹇修。而美人何所。耶。寸心不

歲寒堂存稿

卷

七

道自愛

隔山川間之縷縷數行。用抒積愫。足下多病。伏惟爲

與侯官高兆書

向陽續高士傳。覽諸名士弁言。推重椽筆。撰次而當。然僕意未慊。欲從足下質問。山川間之。臨風惘然。中心耿耿。至今未吐。足下論列自晉至明。凡一百五十六人。廣搜博討。無姓名者六七人。無妻子與棄妻子者。相半。養親交友。蓄妻子者。十得其三。高踪卓犖。迥然各別。獨陶元亮不存。足下闢幽扶微。非僕淺見可測。度竊謂足下所傳高士。非卽魯論所云逸民乎。自古肥遯者。流鴻飛冥冥。不可羅弋。首絕君臣之義。離身遠引。是故倫有五高士。止得其二。三千百年來。留此數人。或斷或續。若存若滅。彷彿烟霞泉石中。滌人煩熱。自非孔子難以嘗議。然吾讀史至商周之際。未嘗不廢書而三嘆也。遜國而逃。采薇西山。亦何與人問事。叩馬一諫。開萬世之大防。君臣之義藉。髮齊長留宇宙間。渭濱老叟。亦應振顏佐命。勉強呼之曰義士。扶而去之。以此爲逸。逸何如者。夫虞仲與葵齊心。同理同獨。是葵逸。朱張少連。其行誼不少。概見牽連柳下。都無倫次。夫以述而論。元亮爲參軍。爲縣令。不

歲寒堂存稿

卷

七

得全稱高士。然義熙甲子。猶念君臣。尚能爲高士補。不足與不去。宗國之大夫。同其逸而成其高。倘不論迹而論心。柳下已稱逸民。元亮當入高士。豈惟元亮。漢之子房。曼倩。唐之郭侯。皆高士也。僕草書未竟。低頭。注思。意者。孤行一意。一以棲遲肥遯爲準乎。福唐薛依南。貴鄉高士也。胸中卓識。絕無阿附。嘗云。世不乏肥遯者。一二年志變。三四年業遷。僕謂近時。搥鼓僧堂。與捉刀候門者。皆自命爲高士。何待千百年。方得此百五十六人哉。幸足下有以教我。

歲寒堂存稿

卷四

四

與毛稚黃書

僕歸自豫章三日。卽過足下。問無恙。足下持螯劈脯。日薄虞淵。僕卽登車去。以此未罄所欲言。僕乞食走二千里。至柴桑。訪淵明故居。深自愧悔。江州栗里相去數武。世傳淵明乞食。妄耳。卽有之。亦甚邇。丈夫足跡當遍天下。僕非探奇。覘勝。而以浪遊博餬口計。視儲書舂米。遠矣。恐爲良友所笑。抵南州。側聞徵弘辭。博學如漢故事。故鄉嚴侍郎。以寧都魏冰叔應。詔足下口冰叔。不置僕索其文。不可得。行旅所至。以詩古文詞投餉者。止可示帳下。見甚矣。時無英雄。何如以足下雪處士虛聲。請耶。走釣陽。過來蘇。羨蘇子由監酒稅處。郭外如沙漠。黃土墳起。草不生。問友于衆。一明經。鄉某素有名目。盲矣。已而走臨川。大叅李公石臺。方就徵陳大士先生。有孫名某。才高。擅應舉業。頗開辨星緯。如遁甲。卜筮然。天子求賢之意。不及此。道出盱江。故鄉書來。云某某皆就道。江右典文衡者。謂稚黃知名久。寧終老岩穴耶。將草檄上之臺。使音僕大喜。已而猛省。急止之曰。吾誤矣。君亦誤稚。

黃。郎。尚。伏。能。觸。熱。三。千。七。百。里。必。死。待。詔。金。馬。門。
尚。無。期。尚。書。給。筆。札。大。官。未。必。資。客。構。恐。饑。死。迫。冬。
月。但。黃。郎。雖。坐。寒。甚。燕。耶。風。益。烈。稚。黃。迎。風。僵。矣。必。
死。與。其。死。一。生。稚。黃。博。聘。君。名。何。如。生。一。死。稚。黃。備。
告。師。淑。耶。前。過。足。下。匆。匆。不。及。言。再。以。書。白。

與汪蘇來書

比不相見一閱月耳聞足下歸自會稽又從錫山哭
女人世拂逆大難爲懷僕自舍弟喪亡潯暑中街哀
茹痛積苦生愁形神相離無人爲僕招魂幸心不死
涼風拂體尚記戀戀良友一伸於邑僕無妻無婢并
無奴子孤居十年肩不得息足下居城東地僻多蘭
若意欲賃居僧舍賣文沽酒令家人視僕爲已死獨
良友喜僕尚猶生辱君愛我敬聽僕言僕昔未識君
時城東過客皆曰汪君手君一編日作晤對狀不意
茲寒堂存稿 卷一 四
有知己如此僕謝客生不識汪君世尚有罪生行詣
已不能自知而冀人之知己也亦惑甚且夫知己莫
如夫婦豫讓吞炭妻尚不知夫巨卿執紼知之於夢
魂元之磨石知之于身後世但知相愛爲相知而不
知相厄亦相知也是故惟廉蔭可忘惟那尹可妒惟
廉公可云薦士惟文君與狗監可稱愛才漢漢今古
何處易市知己今也辱君知僕于未謀面之先積忱
抒素兩人握手注目無言昔者知僕貧今也又知僕
憂不在貧暫傾醇酒作烈士淚嗚呼蘇來足下人常